

鲁迅的儿童观和他的童话翻译

刘少勤

(华侨大学中文系, 福建泉州 362000)

摘要: 儿童代表一个民族的“未来”, 鲁迅一生都在关注中国的儿童。在他的译作中, 与儿童有关的作品占了很大的比重, 内容涉及儿童的地位、儿童的教育和儿童文学。本文细致考察了鲁迅所译相关的全部译作, 由此探讨鲁迅特殊的社会责任感和价值追求。

关键词: 儿童的位置; 儿童的教育; 儿童文学

**** *

中图分类号: I210.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85(2005)03-0080-05

1848年鸦片战争后, 中国在外来力量的牵引下, 开始艰难地走出传统, 走向现代。历史遗留的问题太多了, 许多事情在西方是次第展开的, 在中国却堆积在了一块, 在同一时间发生了。“个人”的发现, “妇女”的发现, “儿童”的发现, 都集中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在传统中国, 个人受到家道和道统观念的压迫, 妇女受到男人的压迫, 儿童受到成年人的压迫。三种压迫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都体现了“主”和“奴”的关系。个人匍匐在地, 妇女匍匐在地, 儿童匍匐在地。鲁迅说中国人向来没有争取到做人的资格, 并非夸大之语。

想要变革中国社会, 让中国呈现出新的风貌, “首在立人, 人立而后凡事举”^{[1]P50}。立“个人”, 立“妇女”, 立“儿童”。在鲁迅的译作中, 与儿童有关的作品很不少。鲁迅选择这些作品, 跟他“立儿童”的价值追求有直接的关系。

儿童的位置

历史是过去的事实, 现实是既成的事实, 只有“未来”包含着各种不同的可能性, 叫人去想象, 去探索, 给人以希望。鲁迅对中国的未来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我时时想到中国, 想到将来, 愿为中国出点微力。”^[2]他说, 以往的中国只有两个时代, “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当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中国的社会历来都在一治一乱中恶性循环。太平了一段时间, 就会出乱子, 治

世就变成了乱世。于是打打杀杀, 死了很多人, 毁了很多财物, 有人开始重整山河秩序。改了朝, 换了代, 弄出了一个新皇帝, 社会制度却没有任何变化, 依然是人压迫人, 人吃人。鲁迅期待中国能在未来开辟出“第三时代”, 自由、平等, 不再是人奴役人的时代。

未来的时代属于未来的人, 也需要由未来的人来建设。“看十来岁的孩子, 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形。”^{[3] (P1)}要想让中国有光明的未来, 就必须在儿童身上倾注心思和精力, 就必须为儿童的健康成长创造条件。鲁迅批判了传统中国以长者为本位的价值观念。“本位应在幼者, 却反在长者; 置重应在将来, 却反在过去。前者做了更前者的牺牲, 自己无力生存, 却苛责后来者又来专做他的牺牲, 毁灭了一切发展本身的能力。”^{[1] (P125)}应该倒过来, 长者以幼者为重, 为他们的生长铺路, 牺牲自己。“后起的生命, 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 更近完全, 因此也更有价值, 更可宝贵; 前者的生命, 应该牺牲于他。”^{[1] (P125)}身为父辈, 应当抛掉“恩人意识”。中国人老强调“养育之恩”, 似乎因为有了“养育”, 父辈对子辈就获得了理所当然的支配权, 把父辈和子辈弄成了债主和债户一般的关系。鲁迅主张, 父辈应该用“中间物意识”取代“恩人意识”。什么是“中间物意识”? 每个人的生命总有一天要完结, 从那一天以后, 一切东西都与自己无关了。想到这一点, 会叫人感到沮丧, 感到虚无。佛家有关生命无常的思想, 存在主义哲学对生命意义的追问, 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但

* 收稿日期: 2004-11-01

* 作者简介: 刘少勤(1969—), 男, 浙江龙泉人,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华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和翻译文学的研究工作。

是，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在“我”消失以后，留下来巨大的时间空洞，会由后来的人来填补。单个人的生命结束了，生命的“流”始终在延续着。前一代人的生命在“我”身上得以延续，“我”的生命又将在后一代人的身上得以延续，“我”就成了“中间物”，成了一种“过渡”。这就是“中间物意识”。当然，鲁迅的“中间物意识”，主要不是从生物传宗接代的意义上来说的，而是从社会历史沿革的意义上说的。在他的“中间物意识”中，过去、现在、未来，时间的三维叠合在一起，历史感、现实感、未来感交融在一起。对鲁迅而言，这也是一种责任意识，一种使命意识。他认为做父亲的，对待子女应该是“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1] (P123)} 1936年3月26日，他在给曹白的信中说：“人生实在苦痛，但我们总要战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给后来的人。”鲁迅时时想到中国的未来，想到未来的中国人——儿童，他想把自己变成一砖，一石，一木，构筑通向未来的桥梁。他说，凡有高等动物，总是从幼到壮，从幼到老，从老到死。“所以，新的应该欢天喜地地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欢天喜地地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3] (P45)} 老人应该让开道，催促着，奖励着，让新人走去。路上有深渊，使用自己的身体填平了，让新人顺利地向前走。他批评中国的父亲们“占尽了少年的道路，吸尽了少年的空气”，“终于个个死去，只留下造成了的老天地，教少年驼着吃苦。”^{[3] (P44)} 1936年3月18日，离生命的终点只有几个月了，他给欧阳山、草明写了一封信，念念不忘的还是为中国的未来做事：“中国要做的事很多，而我作得有限，真是不值得说的。不过中国正需要肯做苦工的人，而这种工人很少，我又年纪渐老，体力不济起来。”

“中间物意识”并非鲁迅最先提出来，一些外国思想家和作家早就在传扬了。英国思想家、性学专家霭理斯以形象的语言表达了这方面的看法：“我们手持火把，沿着道路奔向前去。不久，就会有人从后面来，追上我们。我们所有的技巧便在怎样将那光明固定的火炬递在他们手内，那时我们自己就隐没到黑暗里去。”^[4] 霭理斯把一代又一代人的关系看作一场火炬接力赛，父辈应当把火炬交到子女的手中，而后自己心甘情愿地消失。日本作家有岛武郎在小说《与幼小者》中把“中间物意识”说得更透彻。鲁迅特意翻译了这篇小说，后来他自己也写了一篇问题随笔《“与幼者”》，文中摘引了有岛武郎小说中父亲对儿女们说的几段话^{[3] (P68)}：

你们如果不是毫不客气地拿我做 一个踏脚，向着高的、远的地方去，那便是错的。

去吧，为要将我的周围从寂寞中救出，竭力做事吧。我爱过你们，而且永远爱着。这并不是说，要从你们那里获得父亲的报酬

……你们要像小狮子一样，把亲人的尸体吃干净，吃饱了，有了力量，舍弃了我，刚强勇猛地踏到人生的道路上去。

你们该从我倒毙的所在，探索出新的道路，跨出新的脚步。

鲁迅借用这些话表达他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理想。他的心向着未来，向着儿童，向着幼小者。

儿童的教育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

鲁迅感到他本人和同一辈的成年人受传统思想文化的污染太重，想除去污垢，已除不净了。要造就一代新人，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

孩子的心灵是洁白的，鲁迅用“白心”或“纯白的心”来形容。白纸上好作画，可以作美丽的画，也可以作丑陋的画。他很担心上一代人精神上的病症会传给下一代人。“可怕的遗传，并不只是梅毒；另外许多精神上体质上的缺点，也会传给子孙。”^{[1] (P127)} 在现实生活中，他已看到了不好的苗头。“穷人的孩子蓬头垢面地在街上转，阔人的孩子妖形妖势娇声娇气地在家里转。转得大了，都昏天黑地，在社会上转，同他们的父亲一样，或者还不如。”^{[3] (P1)}

鲁迅希望孩子养成“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有自立的能力”，还要“有广博的趣味和高尚的娱乐”^{[1] (P129)}。凭空是达不到这一点的，儿童的教育不可或缺。但是，当时的人们，包括一些新派人物，都没有给予重视。“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我们的新人物，讲恋爱，讲小家庭，讲自立，讲享乐了，但很少有人为子女提出家庭教育的问题，学校教育的问题。”^{[3] (P156)}

不仅要教育儿童，还须懂得如何教育。儿童的身心不同于成年人，教育的方式要与他们的身心特点相宜。鲁迅指出，以往欧洲人对孩子的误解，是把他们当作成人的预备；中国人对他们的误解，是把他们当作缩小的成人。“直到近来，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1] (P129)}

鲁迅很看重儿童心理和儿童教育的研究，当时国内这方面的工作很欠缺，他想把国外的成果介绍进来，扩大国人的视野，激发教育人士的兴趣，让他们也来做相应的事情。他翻译了日本心理学家、教育家上野阳一两篇很长的论文：《儿童之好奇心》、《社会教育与趣味》

第一篇论文从动物的好奇心说起，引伸到儿童的好奇心上，对儿童的心理习性及其意义作了描述和分析。照作者看来，好奇心是人类走向文明的动力。宗教意识的萌发，科学的发明，哲学的思辨，都离不开它。儿童的好奇心，不能随意去打击，去抑制，应当呵护。

第二篇论文论述的范围比较广，在第四节“趣味教育”中专门讨论了儿童的玩具问题。作者主张，要给儿童适宜的玩具，一方面让孩子在游戏中得到身心的愉悦，一方面又能激发儿童的相像力。模拟实物的玩具，不能与实物太相像，比如现代电车玩具，与实物太像

了，不能给孩子留下想像的余地。玩具宁可粗糙一点，简单一点，反而能让孩子有想像和发挥的空间。鲁迅自己也写了一篇文章，题名《玩具》，谈他对儿童玩具的看法。他慨叹中国大人玩具多，儿童玩具少：“我们中国是大人玩具多：姨太太，鸦片枪，麻雀牌，《毛毛雨》，科学灵乱，金刚法会，还有别的，忙个不了，没有工夫想到孩子身上去了。”^[9] 鲁迅认为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是正常的，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他坚决反对孩子一有了一点差池，大人就瞪眼睛，或者嘲笑，挖苦。“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7] 这样做，就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孩子们在瞪眼中长大，又向别的孩子瞪眼。”^[7] 嘲笑，挖苦，也不应该。北京大学招生考试，几个中学生在考卷中写错了字。本来是稀松平常的事，不要说考试，平常不用赶时间，我们也常写错字：不用说少年，大人也常写错字；不用说今人，古人也常写错字，不过错了又不想认帐，才弄出那么多通借字。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却写诗挖苦中学生。鲁迅与他本是亲近的朋友，看他这样对待少年，就顾不上情面了，写了《“感旧”以后》一文，指名道姓批评了刘半农。事实上，有的字未必是中学生写错，而是刘半农有点死脑筋。比如一位中学生：“萌科学思想之芽”。刘半农说“萌”是名词，不能当动词用。鲁迅举了“萌动”、“萌发”两个词，指出“萌”有时也可作动词用。

1935年，鲁迅又写了《从“别字”说开去》一文，再次表达了他的看法，为中学生抱不平，笔调略有愠怒之色：“我以为既是学者或教授，年龄至少和学生差十年，不但饭菜多吃了万来碗了，就是每天认一个字，也要比学生多识三千六百个，比较的高明，是应该的，在考卷里发现几个错字，大可不必飘飘然生优越之感，好像得了什么宝贝一样。”^{[8] (P64)} 鲁迅并非纵容孩子做错事，不过是说，幼苗身上如果有了小毛病，指出来，加以纠正即可，不要带着成年人的优越感，去嘲笑，挖苦。

鲁迅时常观察中国儿童和外国儿童，拿两者作比照，看到了很大的反差。在当时的上海，“一到大路上，映进眼帘来的却只是轩昂活泼地玩着走着的外国孩子，中国的儿童几乎看不见了。但也并非没有，只因为衣裤郎当，精神萎靡，被别人压得像影子一样，不能醒目了。”^{[5] (P155)} 公园里面，“外国孩子聚沙成为圆堆，横插上两条短树干，这明明是在制造铁甲炮车了，而中国的孩子是青白的，瘦瘦的脸，躲在大人的背后，羞怯地，惊异地看着，身上穿着一件斯文之极的长衫。”^[6] 他看到中国孩子温顺，胆小，精神不振。这跟中国一贯施行奴化教育有关。“终日给以冷遇或呵斥，甚而至于打扑，使他畏葸退缩，仿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然而父母却美其名曰‘听话’，自以为是教育的成功，待到放他到外面来，则如暂出樊笼的小禽，他决不会飞鸣，也不会跳跃。”^{[5] (P155)} 在《论“赴难”和“逃难”》一文中，他再一次痛斥奴化教育：“施以狮虎似的教育，他们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们到万分危急时还会用一对可怜的角。然而我们所施的是什么式的教育呢，连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则大难临头，只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5] (P62)}

日本作家长谷川如是闲写过一篇寓言《圣野猪》，讲的是一头身份特殊的野猪，叫“圣野猪”，他能说会

道，用花言巧语叫野猪们放弃他们嘴里的长牙，脚上的利爪，又鼓励他们长了一身的脂肪。野猪们被他说服了，全变成了温顺的家猪，最后一个都被赶进了火腿制造厂。作者讽刺的也是奴化教育。鲁迅翻译了这篇寓言，用意是明显的。

奴化式教育，鲁迅深恶而痛绝之。放纵式教育，他也很不赞成。对孩子“任其跋扈，一点也不管，骂人固可，打人亦无不可，在门内或门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网的蜘蛛一般，立刻毫无能力。”^{[5] (P62)} 奴化式教育使孩子钩头耸背，低眉顺眼，毫无生气与活力，而放纵式教育使孩子冥顽横暴，象流氓，都不可取。

儿童的文学——童话

儿童的心灵要健康地成长，需有相宜的精神食粮，但在中国，一向是拿什么样的东西去喂养儿童呢？想到这一点，鲁迅忧心忡忡。他写了《二十四孝图》、《看图识字》等文章，表达了他的思虑。《三字经》、《百家姓》、《幼学琼林》、《二十四孝》等，一代又一代的儿童差不多就是在这样的读物中成长起来的。什么“郭巨埋儿”，什么“王祥卧冰求鲤”，什么“老莱子娱亲”，都在训导孩子无条件地当孝子，为父母牺牲一切，包括生命。如“郭巨埋儿”的故事，邪乎得不近情理。为了专心致志孝敬父母，除掉障碍，郭巨竟然把自己的儿子活埋掉。这样的故事，在西洋只有恐怖小说里才读得到，在号称礼义之邦的中国，却作为光辉的典范，向孩子灌输。用这种食粮喂养大的孩子，结果如何，可想而知。

1919年1月16日，鲁迅在给许寿裳的信中不无沉痛地说：“中国古书，叶叶害人，而新出诸书，亦多妄人所为，毫无是处……少年可读之书，中国绝少，起孟素来注意，亦颇有译述之意，但无暇无才无钱，恐成绩终亦甚鲜。”他一生都在关心中国儿童的精神食粮。在生命的最后一年1936年3月11日，他在给杨晋豪的信中还惦记着这事：“关于少年读物，诚然是一个大问题；偶然看到一点印出来的东西，内容和文章都没有生气，受了这样的教育，儿童的前途可想。”

倒不是说中国的古书全都不能让儿童去读。鲁迅幼小的时候爱听大人讲传奇故事，爱看插图本《山海经》。据周作人回忆，他不但自己爱听，也爱讲给别人听。有一段时间，他早早上床，并不入睡，把一些伙伴叫到身边讲故事。他把古书《十洲》、《洞冥》中的神话传说加以改造，说给人听。中国古书中有小部分是可以让儿童阅读的，比如《山海经》和《西游记》中的一些篇章。不过，这些书都是写给成人看的，算不上儿童文学。从内容来看，也嫌陈旧。鲁迅曾引用日本儿童作家槇本楠郎的话来说：

旧的作品中，虽有古时候的感觉、感情、情绪和生活，而像现代的、新的孩子那样，以新的眼睛和新的耳朵，来观察和倾听动物，植物和人类的世界者，却是没有的。

为了新的孩子们，是一定要给他新作品，使他向着变化不停的新世界，不断地发荣滋长的。^{[9] (P395)}

应该有专门写给儿童看的书。“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

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言语；他想飞上天空，他想潜入蚁穴……所以给儿童看的图书就必须十分谨慎，做起来也十分烦难。”^{[8] (P30)} 中国没有童话，鲁迅很早就下定决心，要把国外的优秀童话译介进来。留日时，他与周作人合译《域外小说集》，安徒生的童话被列入翻译计划中。后来因为译作滞销，亏了本钱，原先打算一册接一册不断译下去的翻译工程只好中断了，但鲁迅关心童话的信念没有改变。

文学革命以后，少量外国童话介绍到中国来了，中国作家也在尝试着创作童话。这自然是可喜的，鲁迅有肯定之语：“叶绍钧先生的《稻草人》是给中国的儿童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9] (P369)} 不过，情形并没有根本的转变。“看现在新印出来的儿童书，依然是司马温公敲水缸，依然是岳武穆王脊梁上刺字，甚而至于‘仙人下棋’，‘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还有《龙文鞭引》里的故事的白话译。”^{[9] (P369)} 不能再等了，鲁迅把翻译童话的担子压到自己的肩头上。他一共翻译了六部童话：〔俄〕《爱罗先珂童话集》（收童话13篇）、〔俄〕爱罗先珂童话长剧《桃色的云》、〔匈牙利〕至尔·妙伦系列童话集《小彼得》（收童话6篇）、〔荷兰〕望·蔼覃长篇童话《小约翰》、〔苏联〕班苔莱耶夫中篇童话《表》、〔苏联〕高尔基《俄罗斯的童话》（收童话16篇）。这些童话，内容各不相同，但都跟现实社会密切相关，主题也很明确，或张扬“自由、平等、博爱”，反对奴役和压迫，或讲述在新型的社会中儿童如何成长。童话的主题如果太沉重了，是很不好的，刻板的说教就更可厌。但鲁迅还是希望童话在文字活泼，情节能吸引孩童，符合孩童心理要求的前提下，能给孩童一些好的教益。优秀的童话未必就是轻轻松松的，安徒生的名篇《卖火柴的小女孩》、《皇帝的新装》等，都寄托着浓厚的现实关怀。当然，以今天的标准看，鲁迅选译的童话，有的怕是太沉闷了一点。

六部童话，爱罗先珂一个人就占了两部，一部童话集子，一部长篇童话剧。鲁迅译爱罗先珂的童话，最主要的是童话的内容和主题吸引了他：

我觉得作者所要叫彻人间的是无所不爱，然而不得所爱的悲哀，而我所展开他来的是童心的，美的，然而真实性的梦^{[9] (P197)}。

他有着一个幼稚的，然而优秀的纯洁的心，人间的疆界也不能限制他的梦幻^{[9] (P199)}。

“看见别个捉去被杀的事，在我，是比自己被杀更苦恼”，是我们在俄国作家的作品中常能遇到的，那边的伟大精神^{[9] (P205)}。

爱罗先珂是梦幻的使者，他向往自由，歌颂和平，憧憬光明，在童话里反反复复说着，诉着，喊着，就是这一切。《狭的笼》写笼中的羊，笼中的金丝雀渴望走出笼子，“再没有别的东西比笼更可厌了。”《雕的心》写自由之鸟雕向着太阳飞去，“爱太阳，向太阳，不要往下走，不要向下看”。《春夜的梦》写月光朗照的夜晚，鸟在歌，金鱼在游，蝴蝶在舞，蛙在鸣，萤火虫在闪耀，“美的月，美的世界”，没有谁欺侮谁，没有谁残害谁。童话剧《桃色的云》写地老鼠想跑到地面上来，寻找光明。爱罗先珂眼睛瞎，看不见东西，“地老鼠”这个形象有他个人的影子在里头。其他童话的调子相去不

远。

《小彼得》是匈牙利女作家至尔·妙伦的童话集，收了《煤的故事》等六篇童话。作者怀着社会主义的理想，在她的童话中，穷人的辛劳和富人的安逸形成鲜明对照。鲁迅译这部童话集，价值取向是明显的。不过，他也有些困惑。“作者的本意，是写给劳动者的孩子看的，但输入中国，结果却又不如此。首先的缘故，是劳动者的孩子们轮不到受教育，不能认识这四方的字和格子布模样的文章，所以，在他们，和这是毫无关系的，且不说他们的无钱可买书和无暇可读书。”^[10] 想译给劳动者的孩子看，又想到他们并没有条件看。在这样的国度，这样的时代，做事想求周全，不切实际。先译过来再说，能留给后来的孩子看也好。

长篇童话《小约翰》写的是人与自然，人与其他物种的关系，立意较高，有一些“形而上”的玄思。宁静的夜晚，蛤蟆，蜥蜴，老鼠欢欣地跳着舞，萤火虫却忧愁满腹，怕人来追捕。“别的动物也哀怜我们，没有鸟来攻击。只有一种动物，是一切中最低级的，搜寻我们，还捉了我们去，那就是人。”^{[11] (P766)} 人的所做所为不止于此，他们干的坏事可多了。“他们砍倒树木，造起笨重的四角的房来。他们任性踏坏花朵们，还为了他们的高兴，杀戮在他们的范围里出现的各种动物。”^{[11] (P781)} 人伤害别的动物，也跟自己过意不去，在他们居住的地方，空气污浊，烟尘弥漫。小约翰听了虫鸟们的议论，心里很疑惑。他想，多学一点知识，或许就能弄清事情的原委。他去找科学家数码博士。他很失望，那位博士心肠冷酷，对一切生命毫无怜惜之情，唯一的乐趣就是把自然界中的存在物都变成白纸上的符号。小约翰看到他拿温顺的、哀伤的兔子做实验，想劝阻他，怎么也劝不住，只好绝望地离开。整部童话洋溢着对弱小事物的悲悯，对恃强欺负弱者的愤怒，对人类文明的忧虑。

《表》是苏联作家班苔莱耶夫的中篇童话，写流浪儿童彼蒂加的故事。他偷了别人的东西，叫警察逮着了。在拘留所，他又把一位和他关在一起的醉汉的手表弄到自己的口袋里。故事围绕着这个“手表”展开。醉汉清醒后，知道是彼蒂加拿了他的手表，便向警察报告。彼蒂加矢口否认，他已把表藏好了。警察没有抓到什么证据，拿他没办法。醉汉后来私下里去找彼蒂加，软硬皆施，想迫使他交出手表，他仍无动于衷。他想，自己太穷了，将来把表卖掉，有了钱，就可以要自己想要东西。醉汉只得自认倒霉。在劳教过程中，彼蒂加的心灵悄悄发生了变化。爱的力量苏醒了，他开始同情别人，关爱别人。他了解到那个醉汉家里很穷困，日子不好过，心里越来越过意不去。那块表原先在他眼里份量很重，现在份量变轻了。有一天，他把表从他埋藏的地方挖出来，准备交还原主。作者对生活细节的描写很逼真，很到位，对儿童心理的刻划也真实可信，故事情节的展开没有叫人觉得牵强附会。童话中的苏联警察贪吃贪喝，大大咧咧，可爱，并不可敬，跟中国一些作家笔下“高大全”的人民警察是两回事。鲁迅很看重这部童话。“在开译以前自己确曾抱了不小的野心。第一，要将这样的崭新的童话，介绍一点进中国来，以供孩子们的父母，师长以及教育家，童话作家来参考；第二，想不用什么难字，给十岁以下的孩子们也可以看。”^{[9] (P369)} 鲁迅的心思没有枉费，译作《表》发表出版后，影响不

小。儿童文学研究专家陈伯吹说：“这是向儿童文学注了一针新的血液，从而产生了新的蓬勃生长的力量。”^[12]在这以后，中国作家写了不少童话，反映穷苦孩子的流浪生活，如矛盾的《少年印刷工》，王鲁彦的《小红灯笼的故事》等。

鲁迅不但自己关心儿童文学，还想鼓励和带动别人也来做同样的事。他曾热心支持周作人研究童话。周作人写的两篇论文《童话研究》和《童话略论》，就是由鲁迅推荐，在当时教育部编的月刊上登出来的^[13]。1936年，曹靖华与人合译苏联作家盖达尔的童话《远方》，担心无处发表，向鲁迅诉苦。鲁迅回信说：“倘是少年读物，我看是可以设法出版的，译成之后，望寄下。”^{[14] (P283)} 只要是中国极需的书，他很愿意自费替人印行，这已不是一回两回了，往往连本钱都保不住。他说：“我自己印的书，收回本钱的不过十分之二三，有几部连纸板都被骗去了。”^{[14] (300)} 幸好《译文》杂志复刊

了，鲁迅让这篇译作登在新一卷第一期上。孙用翻译裴多菲童话叙事诗《勇敢的约翰》，鲁迅亲自当校对，并多方联系刊物发表，四处碰壁，最后总算由上海湖风书店出版了。

童话在中国渐渐有了一些起色，一些官僚却看不惯，大加攻击。鲁迅毫不客气地给予回击：“对于童话，近来是文武官员都有高见了。有的说是猫狗不应该会说话，称作先生，失了人类的体统；有的说是故事不应讲成王作帝，违背共和的精神。但我以为这似乎是‘杞人之虑’，其实倒没什么要紧的。孩子的心和文武官员的不同，它会进化，决不会停留在一点上，到得胡子老长了，还在想骑了巨人到仙人岛去做皇帝。因为他后来懂得一点科学了，知道世上没有所谓巨人和仙人岛。倘还想，那是生来的低能儿，即使终身不读一篇童话，也是毫无出息的。”^[15]

[参 考 文 献]

- [1] 鲁迅. 坟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 [2] 鲁迅. 鲁迅全集: 第12卷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 422.
- [3] 鲁迅. 热风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 [4] 周作人. 苦口甘口 [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2. 79.
- [5] 鲁迅. 南腔北调集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 [6] 鲁迅. 花边文学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 [7] 鲁迅. 华盖集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 [8] 鲁迅. 且介亭杂文二集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 [9] 鲁迅. 鲁迅全集: 第10卷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10] 鲁迅. 三闲集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 141.
- [11] 鲁迅. 鲁迅全集: 第5卷 [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5.
- [12] 陈伯吹. 儿童文学简论 [M].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1982. 70.
- [13] 周作人. 知堂回想录 [M]. 兰州: 敦煌出版社, 1995. 310.
- [14] 鲁迅. 鲁迅全集: 第13卷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15] 鲁迅. 集外集拾遗补编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310.

(责任编辑: 陈 颖)

Luxun's Opinions on Children and his Translation of Fairy Tales

LIU Shao-qin

(The Literature College, Hua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362000)

Abstract: Children means the future of a nation. Luxun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Chinese children in all his life. He translated lots of texts referring to children's position, children's education and children's literature. The thesis investigates delicately all Luxun's translations in connection with children and discusses correspondingly Luxun's special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value pursuit.

Key words: Children's position, Children's education, Children's literature